

散文集

东岳文库

绿风土张承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东岳
文库

散文
集

绿风土张承志

山东
文艺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风土/张承志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3

(东岳文库)

ISBN 7-5329-1860-2

I. 绿…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1338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00×1000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3 插页 132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9.50 元

东岳文库前言

一、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

二、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必说成“当代经典”，但可以说“走向经典”；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是不可删除的部分。

三、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文龄”在二十年以上。一旦选定，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

四、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他们以其顽强探索，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

五、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

传承关系。

——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

——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所有这一切豪志，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

目录

绿风土	(1)
黑火焰树	(9)
不写伊犁	(14)
木石守密	(21)
杭盖怀李陵	(30)
北马神伤	(37)
禁锢的火焰色	(52)
神不在异国	(79)
我的桥	(91)
美文的沙漠	(99)
为了暮年	(106)

生命如流	(113)
未诞生的封面	(118)
金钉夜曲勾镰月	(126)
涂抹三笔	(134)
圣山难色	(137)
静夜功课	(142)
对奏的夜曲	(146)
悼易水	(151)
游牧的校园	(156)
渡夜海记	(164)
潮颂	(171)
心火	(183)
雪中六盘	(192)
金积堡	(195)
背影	(201)
最净的水	(207)
黄土与金子	(214)
听人读书	(223)
北方女人的印象	(232)

绿风土

在甘肃宁夏跑了两年以后，或者在看惯了新疆那灼烫的铁戈壁以后，两眼突然流入太多的绿色时，会疼痛。我没想到一年里看到这么多绿。

好像这手里的笔也只能写出一片旱焦之色。我那时没有意识到用笔。开始时我只不过是多少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可能那时我的精神太倦怠了，我的心在松弛后瘫软而麻痹。我现在回想，当时我只联想了一秒钟。

浓翠滴绿，葱葱郁郁，绿风景如流如画。莱茵河灰蒙蒙地伸展着缓缓而下。布透麦克河亮闪闪地喧闹着拥挤而去。德国在绿色中沉默着，美国在绿色中夸耀着。我觉出自己心情焦躁，这不正常。我的两眼习惯了干旱的赤褐焦黄的大西北，我疼得在这绿视野中眯起眼睛。我觉得我根本写不了这些奇怪的绿。我第一次使用了氯霉素眼药。

我站在华盛顿西北郊的河岸上，给布透麦克河谷相

面 我盯了一阵子，不知所得。混乱的石头活像嬉皮，民主地挤着雪白泡沫。好像它是一条穷乡僻壤的原始小溪。

莱茵河当时曾经显得委屈（或者是傲慢）；无声无息地，波上驮着的几条驳船悄悄地滑动。那条河纯净的灰蒙和透明的暗绿使人不易接近，它使我紧张，像是有一个久藏的秘密立即要给人戳破了。

我不懂这样两国的语言。临行前我只打算去闻闻气味。当然新的旅行总是新鲜的，哪怕我知道我们彼此都不至于达到诱惑。走上莱茵河的那道桥以后，我却不知为什么一天天地麻痹了，我觉得自己六神似睡，感觉昏沉，整个我自己都涂着一层钝笨的膜。

绿色当贴上了一层金属物质的时候，就不再平易了。我呆滞的脑浆里总是闪着一个问号。

布透麦克小河是一条华盛顿郊区的小河，相当于北京郊外的温榆河。它使我多少找到了一点自然的水气。绿树也是明朗的。斑驳抖闪着阳光，叶子正常，枝冠舒挺，一大片一大片地堆成一片东海岸的勃勃绿色。人当然直言直语；哪怕我终日睡意朦胧反应麻木，也能从各式各样的问题和语气表情中感到一股骄横劲儿。但是它没有一丁点儿奇山异水的那种怪味，我觉得从本质上讲它和中国的风景有些相像。这使我不断地把它同德意志

的树木山水乱加比较。逐渐地，我忘了自己所谓访问的目的，我变成了一个突然沾上了恶癖的算命花子。我盯住大陆不放，审视着每个老外的眼色皮肤，为每一棵树和每一道小山的形势看起相来。

莱茵河上泛起阳光的照射，闪烁着一些微笑的傲慢。渐渐又暗淡了，阴雨遮住了铅色的水，那绿色隐忍着一种寒冷的阴沉。沿河驶来一辆奔驰—500，走下一个凶悍的大个子俯视着我。他身高至少两米。他拦住了我，问我对西德有什么想法？我说了一句后补充道，我不会德语。他指指背后说，她也不懂德语，她从拉丁美洲来。他背后倚着车门站着一个红头发的年龄不明的女人。她勉强朝我们笑了一下，神情古怪。他浑像个大土匪头子带着个娼妓。

在美国听说有一种人叫“红脖子”，即开着一辆客货两运小卡车，牛仔裤，啤酒肚，脖子颈被太阳晒得红红的乡村凶汉。据说那些家伙大都没有教养，仇视黑人和共产主义，好勇斗狠，主张大男子主义。我听说了以后，马上觉得自己周围满是红脖子——美国人在炎热的夏天只剩裤衩大的礼仪。女人个个短裤（且不说我见过一个胳膊绝对比亚洲人大腿粗的胖女人），男的个个赤膊露乳。不论男女都肤色粉红，满身長黄毛，一副要找碴打架的狂相儿。至今我觉得绅士风度根本不属于美国。

当然风水是不同的：烈日暴晒下的布透麦克河岸上

蜃气烫人，绿地像胡乱溅洒在大地上的油漆；而德国每条小河每块丘陵都罩着一种沉重，所以绿色如铅，好像那太多的思想和意志压迫着每一株树木。其实一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向世界输出了那么多思想和意志，但他们仍然精满欲足，树上的每块叶片都胀得厚厚的，使人感到一种逼人的肉感。我不能说不喜欢德国的绿色，但我不能接受那种蓝晕晕的松，也不能忍受那种肥腻腻的杉。树应当长得自然随意，叶子应当有腐有荣参差掩映。树木和大森林都应当蓬松杂错无法形容——都应当像人间世界一样平凡而复杂。而德国原野上的绿树多少使我觉得不祥；它们之间有一些健壮而邪怪的类属，虽然受着人类的欣赏和栽培却使人恐怖。我坚信它们和我坚持着在打一个哑谜——看谁对，看谁猜得出来，而我却不敢再看它那肉片般的蓝树冠和那恶虫般的肥壮手臂，我不能再多看那种饱水而厚腻的绿色了，我临别时说不清心里复杂的感觉。

怀着这样不安的心情来到美国，最初我曾经在布透麦克河边喘了一口气。那时我几乎是高兴地想：不错，美国的树长得挺正常。但是这种乐观很快又被粉碎了。

在曼哈顿那座压迫得人喘息不能的摩天楼森林里，黑白金属和棕墙炼瓦之中也有不少绿地，不用说还有中央公园，还有隔河拥抱纽约的新泽西绿原。但是我悟到

了：绿在今天并不是大自然的本色。有钱能使大地绿。美国之绿蒸腾一股骄横之气，掀动着遍地飘扬的星条旗。在绿茵地上经常能听到据我看来是毫无教养的不礼貌问题：你愿意住在美国吗？你在中国感到自由吗？你来到这儿你感到幸福吗？你有汽车吗？

土地是有善恶刚柔的。我不能说这块土地“恶”，但我觉得它多少是太“狂”了一点。它甚至缺乏莱茵河畔绿地那种含蓄的阴凉。美国人拥有一切，但我感到他们缺少一点教训，或者说，他们这一族缺少一次失败，以便磨一磨那股太硬的阳刚之气。和这样的开朗而轻狂、自信而保守的美国人在一起，我觉得东方的神秘主义在体内复苏。我开始独自观察，企图获得他们不可能感受的体会。

和德意志的碧绿丘陵（包括民主德国，从汉堡去西柏林途中我们穿越了大片东德领土）相比，密西西比河上游的大平原是一片平坦的汪洋绿海。无边无际的平原被切割成井田，横阡竖陌，每块方形农场边角上有一幢叫中国人馋涎欲滴的小洋楼（外带游泳池）。但至于绿色，没有什么好说。直至抵达了克罗拉多州，深入了印第安人旧地的 Mesa Verde 之后，那秘境般战栗而恐怖的海相高原才给了我一个新的冲击。

Mesa Verde，关于这里我能说什么呢？如果梵·高是在这里作画，我想他活不到三十七岁。高原断裂成海

沟，峭壁是赤赭色的，像染透了印第安人的肤色。而沟里塬上密密麻麻扭作一团团一片片的，是痛苦狰狞的耀眼绿色。有披头散发的死杜松树；树皮焦干，灰白缕缕摇曳，纠缠在绿得仿佛一摊摊一团团绿血绿青般的矮树丛间。不像乔木，万木都忍着遵循着一个暗号，只长到三四米高——这使整个 Mesa Verde 像是披着一张绿茸茸的绿刺猬皮。藤蔓根枝横连竖系，我简直不敢迈开自己的脚。西部的骄阳残酷地高悬着，烤得这寂静的绿色膏浆缓缓熔开。空气中呛鼻地充斥着松脂味和一种不祥。印第安人的悬崖石屋在巨大的石缝里静静卧着，空无一人。我感到一种绝望的坚强，似乎误入了末日的现场。美洲大地是印第安人的，而今天人们常说的美国梦里闻不见什么印第安味儿。印第安也有梦么？那批牵着狗一步跃过了白令海峡跑遍了地球上所有的纬度格子的红皮肤硬汉子，他们的梦是什么呢？而 Mesa Verde 沉默着忍受着这挣扭的绿树的捆绑。在如此神秘莫测如此古怪恐怖的末日景观之中，那绿色熔浆如胶如漆，耀眼地淹淌着，触目惊心地向弯曲着，绿绿地烧过来了。Mesa Verde 的灼烫绿岩浆也许正是曼哈顿摩天岛的一个对应。那个岛上拼命挤撞着的喧嚣的摩天楼像是历代妖精全数在那儿比赛拔高。而这片荒原上的绿树绿草滚滚而来的粘稠绿浆却在这里低伏在死寂之中。一个被征服了的、被强奸了的、被永远灭绝了希望的印第安之梦还残存着一丝

苟且的活气。它化成了这凄惨伤目的灼灼绿风景，和它苟活着的愤怒一起向我解释美洲。

我终于心动了。

心动真不容易。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这么麻木。被人羡慕得厌恶的三国之旅幸运天使般地一齐实现，而我却满心不快耷拉着脸。近一年了，我从来没有一次激动过。哪儿像在新疆，在新疆我总是终日在兴奋癫狂。

而在 Mesa Verde 我终于怦然心动。我说过我觉得梵·高若把画架摆在这里他活不到三十七岁。只有在 Mesa Verde 我才梦醒般突然忆起了宁夏和新疆。在 Mesa Verde 用不着英语和任何一种外语，我突然如释重负地感到了平等。那惊涛怒海般的可怕绿风景一直冲到每个人眼前，逼着人选择感受。我马上离群独行，现在我用不着翻译了。经美国内政部印第安事务管理局介绍也一直见不到的印第安人，现在以地下的姿态正在冥冥浓烈的酷绿中瞪着我。我不断地想象着一个牵着一条狗像迈过小溪一样跳过了白令海峡的印第安猎人。他那条松毛大狗只是不经心地轻轻一跃，一支血脉就从东北亚到了中美洲。然而 Mesa Verde 溶化的绿树林无声无息，好像两个世纪喘不出那口气来。每一株死灰般的杜松树都像一个吊死的老妇，每一棵新生的矮柳树都顽强地挣扭着不愿意长高。处处是恐怖的造型，比比是意味难猜的雕

塑。有一个词是“美国梦”(American Dream)，我怀着发掘这个梦的实质的目的来到了美国，但我在美国下决心修改我在《金牧场》中对这个梦的善良猜测。我不懂英语我弄不清人们莫名其妙地说那些话算不算“梦”——然而在这里，在这片万物有灵的浓烈的绿中，我坚信我看见了印第安人的梦。

他们遇上了一个实在太强盛的死神。他们遭遇了一个后来二百年来愈来愈强盛的凶恶的新文明。印第安人在清醒之前就被残暴地打败、撵走、消灭、蹂躏、改造了。他们突然背负上的民主制度使他们茫然地丧失了任何继续自己的可能。今天是一些棕红色的手在继续填埋着 Mesa Verde，地下那些颤栗挣跳的灵魂愈来愈深，绿刺猬皮一样的树丛愈来愈矮了。

我无言以对。

绿风土的发想是不是太过分了？不知道。

当你感到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时候，当你在你自己的故乡震惊地感到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时候，你只能凝视绿色。

回亚洲去吧，回到北亚，回到中亚，回到东亚，回到中国，回到内蒙草原、新疆枢纽和陇东山地。在那里，那绿风土中的秘密已经离你很近了。

黑火焰树

没有心思去查查词典。在西柏林买的一本画册里它被写成 Zypressen。在日文的一些西洋美术史著作中，它被写成“系杉”。可能是在法文里，则写成 Cypres。其实翻翻词典至少可以弄清两种洋文究竟是德文还是法文，但这一切于我无意义。

我写的是关于自己找一棵树的故事。Zypressen，我懒得背准它的德文发音，我用新疆式转写法把它标成 Tsüpräsen（下同），并且耸起神经，注意从每个人高马大的金发人脸上嘴里考证（我想这还是对德国的一个抽样测验）。

“对不起，您能帮助我吗？”我大胆地截住了他（使用英文于我是个新大陆）

“是的。”金发巨人脸上惶惑。“这棵树的名字是什么？”接着——“Tsüpräsen？”他声音轻微，没有把握。脸上不但惶惑而且古怪。他眼神像盯鬼。

“谢谢。”我结束了英语调查。我心里轻轻舒了一口气。但我没有考证出来。我要考证什么？根本不需要。我早就有结论了。我知道关于这种树的一切。我突然翻开高阶的名著《视野》，但我怀疑他使用的那个日语树名；我担心一词错译会弄坏许多重要事，于是我还是到我的小说中去寻找。在波恩大学我读了几分钟作品，他们只找到我的短篇小说《凝固火焰》。我突然明白了，Tsüpräsen 树就是我描写过的火焰山。

这样写么？可能这样一下子又是树又是山的不太合适。可是解释更困难。谁能讲清溪流入海的故事呢，谁能讲清一支箭从射出来到它没射中消失了的那瞬间故事呢。

我没有一丝丝学法文的念头。但是我总在想象着自己站在南部法国的大地丘陵上。在那种碧绿如绸的原野上，应该能看见黑色火焰般的 Tsüpräsen 树在沉重地耸立。因此，当我在德国发现了第一株它的时候，我突然不知所措了。我忘了欧洲大陆是一块土地，忘了法国的树也完全可能在德国生长。我缺乏思想准备。我一直觉得虽然强烈吸引我、但毕竟太奢侈的旅行，于我来说是个无需多想的梦。说得暴露一点，其实我早为我自己找到了 Tsüpräsen 的相应物，《凝固火焰》中描写过的火焰山就是我的——梵·高之树；而且它更雄伟悲壮，更色彩耀眼逼人，更充满了神性和残忍的美。但是当那天在